

烟波浩渺鄱阳湖 古往今来流风韵

肖伊绯



明代王恭《陶渊明诗意图》

将陶渊明、柳宗元诗文集视作南迁“二友”，还追和全部陶诗。

宋神宗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次年春夏之际，苏轼生计困难，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向州郡求得黄州东门外东坡故营地数十亩，开垦耕种，以补食用之不足。苏轼因此自号“东坡居士”。这年冬天，黄州大雪盈尺，苏轼在东坡营造了房屋，名为雪堂。元丰五年初春，苏轼躬耕于东坡，居住于雪堂，感到满意自适，有似晋代诗人陶渊明田园生活一般。苏轼想象着陶渊明游览斜川（位于今江西星子、都昌二县之境，溯鄱阳湖，风景秀美——陶渊明曾游于此，作《游斜川》诗并序）时的景况，宛如他的东坡雪堂初春景致，感慨无限，为之赋词曰：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晓莺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3.

陶渊明死后一千年，鄱阳湖畔又诞生了汤显祖。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著名戏曲家、文学家。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诗词歌赋皆精，且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青年时代已声名在外。汤显祖34岁时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较之陶渊明，汤显祖的前半生似乎更为顺利，他所处的时代是经济发达、国土广大的明代，比之陶渊明所处的“乱世”，要更为“开明”与

“强盛”。然而，在这样的“盛世”之下，汤显祖最终还是选择了与陶渊明一样的道路——辞官归隐，专事著述。只不过，汤显祖抒写的主题，不再是文士的隐逸志趣，而是人间那真实情感的男女爱恋。

原来，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目睹当时官场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触怒了皇帝及权贵势力，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出任知县期间，汤显祖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愤而弃官归家。

汤显祖仕途受阻、半世隐没，却因之成就了一部经典名著——《牡丹亭》。这是一部用当时流行的南曲声腔为歌谱，谱写的可用于舞台搬演的剧本，原名《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成书刊行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牡丹亭》中的女主角杜丽娘，本是南安太守的千金，天生丽质而又多愁善感。她时值豆蔻年华，情窦初开，却为专制礼教所禁锢，不能得到自由和爱情。一日，杜丽娘到后花园踏春，归来颇感困乏，倒头便睡。睡梦中，与一名唤柳梦梅的书生在牡丹亭中相会。梦醒之后，她来到牡丹亭寻找，却未见梦中人，遂心生幽怨，竟积郁成疾而死。后历经周折，上天亦为杜丽娘之深情感动，令其复活，与柳梦梅相遇相爱，成就一段奇缘。

《牡丹亭》完稿之际，汤显祖掩卷长叹，写下了那一段感彻世人心扉的题词：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蓍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

是啊！“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杜丽娘情许柳梦梅，汤显祖情寄《牡丹亭》，皆是人间最为纯粹与美好、情感期许与寄托。四百年来，这份对人世真情的吟唱与传诵，这份对风物人情的期许与寄托，正如那浩渺无际、舒卷云天的鄱阳湖，激荡吞吐着多少世人的心潮与热泪。

4.

汤显祖死后两百年，取代明代的清代也已垂垂老矣，亟待维新变法。1831年，被清光绪帝称为“新政明所”的陈宝箴，诞生于江西义宁

（今属江西修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上任不久，他就锐意改革，致力维新。文化上，他变士习、开民智，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湘报馆；政治上，他肃清吏治、公开官权；实业上，他开设矿务局、蚕桑局、官钱局、工商局等，增加收入。新兴事业蔚然而起，湖南风气为之一振。

陈宝箴的长子是陈三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陈三立有五个儿子：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陈方恪、陈登恪，陈门五子在文学、艺术、史学领域均各有建树，世称“陈门五子，个人杰”。其中，尤以三子陈寅恪最为世人称誉。

陈寅恪，字鹤寿，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人物。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于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任职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颇受学界尊崇。他学贯古今，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瓶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等。

无需多言，鄱阳一脉源远流长，鄱阳故人四海名扬。远溯陶渊明，近闻汤显祖，更有一代名相王安石、一代儒宗朱熹，还有那以黄庭坚为中心的重要诗歌流派——江西诗派，以及宋词名家晏殊、姜夔等。及至近现代百年间，修水陈门三代，又在人文学术领域，独树一帜、各显其能。这些源自鄱阳一脉的人物，遥应魏晋风流，吟咏唐宋风月，唱诵明清风雅，创变近代学风，令世人无不拍案称奇。

忽而忆及，百余年前，梁启超曾著《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在认定近三百年来学术中心为江、浙、皖三地之外，独发感慨而自问道：“何故江西与皖、浙比邻，而学风乃绝异？”

可以说，这样的“世纪之问”，不仅梁启超本人未能详尽作答，即便在今天，仍是“文化地理学”乃至所有文史研究者都深感兴味，却又无法精确论证的谜之课题。

岂止梁启超那一问“何故江西学风绝异”，百年难解；恐怕千百年来，鄱阳湖畔，望湖感兴，为之浩叹“何故绝异鄱阳湖”者，亦不乏其人。如今，眺望着这浩浩一弯鄱阳湖水，追想着那悠悠一脉鄱阳故人，真真是“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多少千古佳话，多少千秋盛迹，皆在这“盈盈一水间”，却又“脉脉不得语”了。

鄱阳湖，古称彭蠡泽、彭泽，位于江西省北部，地处九江、南昌、上饶三市，汇纳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来水，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以“丰水一片，枯水一线”的独特景观闻名。根据地质科学考察可以得知，因地壳陷落、不断淤积，庞大浩瀚的鄱阳湖底在约一万年前形成。至于如何庞大浩瀚，如果不以科学数据与地理参数来衡量，仅需要一些感性认知的话，早在1300多年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已给出最佳答案。其名作《滕王阁序》中即有名句赞叹鄱阳湖，“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以此句来形容这一万人大湖的壮美之态，再合适不过了。

1.

鄱阳湖既然是历史悠久的万年大湖，故事定然不少。生长于湖畔的鄱阳故人中，最为知名的，应是一千六百余年前，那辞官隐居、终老庐山的陶渊明。

陶渊明生于公元352年（一说365年），于427年逝世；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上任八十多天便辞官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名篇佳作。

陶渊明是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期诗人，可这一时期的诗文总集，或者说这一时代的诗文遗产，如谓之“晋诗”或“南朝诗”，却远不及“陶诗”更闻名于世。可以说，“陶诗”这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专有名词，正是陶渊明以己之力创造出来的，承载着一独特精神境界的文学符号——这一符号横空出世，迥异于后来通行于世的，以王朝而非个人命名的“唐诗”“宋词”“元曲”。

陶渊明一生从东晋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间由桓玄建立的“楚”（仅存一年），总共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他出任江州祭酒一职是在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这是他第一次出来做官，此时他大约29岁。关于陶渊明首次做官的目的和辞官归隐的原因，在南朝萧统所撰的《陶渊明传》中有简单而明确的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短暂不堪的为官生涯，极不适宜为官的个性，让他决心“解甲归田”。

孰料陶渊明这不宜为官的个性，使得他从此之后屡任屡辞，共计五次任职又五次辞职，终于归隐庐山，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开始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世外生活。那篱下种菊、悠然见山的隐居生活，就此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反复吟诵、心向往之的理想境界。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自成一派“隐逸”文化，也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独特人文景观。

2.

事实上，在陶渊明“悠然见南山”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早有“南登庐山”一语，后世也自然而然地将陶渊明笔下的“南山”，定格为鄱阳湖流域中的第一名山——庐山。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东临鄱阳湖，雄峙长江南岸，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此外，庐山还是一座佛教名山，自古高僧隐士云集，位于庐山西麓的东林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陶渊明隐居庐山期间，就与僧人慧远结为知己，诗文往还，心神相契，在山间湖畔留下了一段段乐山乐水的历史佳话。据统计，陶渊明在庐山共留下120首诗与20篇文章。

三百年后，李白继游庐山，其诗作《望庐山瀑布》的壮美雄奇自不待言，而他对陶渊明的追慕更是心有戚戚，大有诗酒神交之意。李白在另一首诗作《山中与幽人对酌》中，便化用陶渊明饮酒的典故，表达了与三百年前的庐山隐士对酌山中的意趣。诗云：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这则典故出自南朝梁沈约所著的《宋书·隐逸传》。陶渊明归隐后闲居家中，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宅边菊花盛开，因为没有酒喝，陶渊明便走出家门，坐在菊花丛中很久。恰逢江州刺史王弘派人送酒来，陶渊明也不推辞，立即开始喝酒，喝酒之后才回去。陶渊明不通音律，却保存了一张无弦琴，每次喝酒到酣畅之时，都弹拨一番。来拜访的人不论贵贱，只要有酒就招待他们。如果陶渊明先喝酒，就告诉客人：“我喝醉了要睡了，你可以走了。”陶渊明的率真如此！

又过了三百年，比李白更甚，苏轼将陶渊明视作神明，终生以其为诗文楷模与精神导师。苏轼身体不适时则读陶诗，且只读一篇则罢，唯恐读尽后无以语为继。苏轼贬谪岭南后，更是终日与陶诗柳文为伴，作为其精神慰藉之良方。苏轼在《与程全父十二首》中写道：“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罕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苏轼不仅

雨果奖：科幻迷投票选出的“科幻诺贝尔奖”

龙悦

人手上，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因为我深信，无论是哪一年，我自己写的五六篇中短篇小说都绝对会资格得奖。当然，每年我都充满信心，而且完美掩盖了这种自信，从来没露馅。不过，有那么一次，我的自信心彻底瓦解，而且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在年会上，当我把雨果奖交给丹尼尔·凯斯的时候，我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那篇小说实在太令人震撼，我读的时候，只剩下满心的崇拜，深深的折服。那篇小说传达的感情是如此深刻细腻，如此动人，深深触动了我每一根心弦，而且说故事的技巧是如此完美无缺。读小说的时候，我根本就忘了我应该要恨他。”“把奖杯交到他手上的那一刻，我内心是满满的温暖，而且不自觉地喃喃自语问：‘他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是怎么写出来的？’丹尼尔大概是听到了我自言自语，立刻悄悄对我说：‘要是你确定了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拜托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还想再写出另一篇这样的小说。’”

雨果奖能够成为科幻文学领域最高荣誉的原因，美国科幻作家兼学者詹姆斯·冈恩在他的《新科幻百科全书》一书中有所揭示：“雨果奖是由数量庞大的读者投票产生的，最能够代表科幻读者的喜好。”

绝大多数重要的科幻文学奖项都由专业作家或学者组成的评审团进行评选，例如约翰·坎伯纪念奖、亚瑟·拉克拉克奖、英国科幻协会奖等。这种评选方式固然可以充分展示作品的艺术价值，但也比较容易产生作家之间礼尚往来的弊端，导致得奖的作品代表性不足。

而雨果奖这种以读者为核心的评选方式，使得它比其他奖项更

能够反映出科幻文学的特性和精神。雨果奖是由“世界科幻协会”的会员票选产生的，然而，这个所谓的“协会”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它的成员就是每年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的会员，而这些会员是一群坚定不移地热爱科幻而且持续大量阅读科幻文学的读者。可以说，科幻这种文类正是从这群读者身上孕育出来的，他们决定了科幻的发展轨迹，一步步塑造出现代科幻文学的面貌。

雨果·根斯巴克是卢森堡人，1904年移民美国，美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令美国深着迷，于是他大胆投入出版事业，发行科学杂志。过了一段时间，他再也无法安于只能亦步亦趋地报道最新的科学发明，于是他开始尝试写科幻小说，预测电子科技和科学的未来发展。然而，光靠他一个人写是不够的，于是他他在1926年创办了有史以来第一份专门刊登科幻小说的杂志《惊奇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科幻文学大师阿西莫夫从15岁开始创作，21岁时已经在《惊奇故事》上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以这本杂志为中心，一群年轻人成了最早的一批“科幻迷”。典型的科幻迷，年龄主要在十二岁到十六岁之间。与大多数同龄人崇拜棒球不同，他们崇拜科学，梦想的是火箭和电子科技。

一开始，这群科幻迷数量不多。当他们沉迷于故事里的原子弹、导弹、月球登陆时，不难想象，那些顽固而现实的大人会如何嘲笑他们。因此他们只能默默坚守着这些大人眼中荒诞疯狂的念头，熬过一个月，等最新一期的杂志出现在书报摊上。

对他们来说，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就是发现某个地方有一个和自己一样沉迷科幻小说的人。分布在各个城市的科幻迷会不断写信给杂志社，对杂志里的故事发表评论。甚至要求杂志改为每周发行。杂志编辑通常会用小字把这些信件刊登出来。透过这些刊登出来的信件，科幻迷偶尔能够发现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居然也有和自己爱好一致的科幻迷。

基于共同的喜爱，他们之间发展出了深厚的友谊，接下来就是要找出更多的同志，组成俱乐部。他们定期聚会，发表对杂志里的故事的看法。就这样，俱乐部的成员越来越多，行动也越来越积极。后来，不同城市的俱乐部开始组成联盟，到了1939年，这样的联盟达到了巅峰，他们决定在纽约举办第一次“世界科幻大会”。200多个十几岁的毛头小伙齐聚一堂，有的甚至来自遥远西海岸的加州。他们的热情让与会的杂志编辑深感震撼。他们一起看了一部德国科幻电影，和杂志社的编辑、作家握手。对那些毛头小伙来说，那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天堂也不过如此。

这种宛如置身天堂的感觉，他们怎么舍得放弃？于是，1940年，“天堂”第二次出现在芝加哥，1941年第三次出现在丹佛。

然而，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世界科幻大会一度停办。一部分科幻迷参军入伍，留下来的人会把科幻杂志寄到前线给他们的同志，因为，那些躲在战壕里的同志必须仰赖那些杂志来保护他们的灵魂。

到了1945年，科幻小说里描写

的场景成真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战争终于结束，和平重新降临，当然，“天堂”也跟着降临。1946年，第四次世界科幻大会在美国洛杉矶重新举办。

在历届的科幻大会上，偶尔会有科幻迷投票选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在1953年的第十一届大会上，有人把一座火箭形的奖杯颁发给得奖者，但那只是一次临时起意的行动，隔年并没有延续下去。一直到了1955年的第十三届大会，众人才决定要让这样的颁奖成为永远的仪式，而且将这个奖项取名为“科幻成就奖”，不过，私下大家还是称之为“雨果奖”，以纪念根斯巴克的贡献。1958年，“雨果奖”成为正式的名称。

对中国的读者来说，雨果奖同样是很理想的阅读指南。如2016年荣获奥斯卡八项提名的电影《异星入境》就是改编自华裔美籍作家姜峰楠的短篇著作《你一生的故事》，2016年上映后引发广泛关注。电影的成功使得姜峰楠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两本小说集《你一生的故事》和《呼吸》里的多篇小说分别获得2002、2008、2009、2011年的雨果奖。

获得过雨果奖的中国作家的科幻作品则有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等。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中极具分量的“最佳长篇小说奖”，他也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获得雨果奖的作家。2016年，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2023年，海漣创作的《时空画师》获得“最佳短中篇小说奖”。此外，王晋康的《水星播种》和何夕的《人生不相见》也曾获得雨果奖提名。

在古代画作中，嫦娥的形象始终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她不仅是神话传说的重要载体，也是文人墨客寄托情感与哲思的媒介。从宋代宫廷的华贵殿堂到元代文人的隐逸天地，画家们以笔墨为媒，将这位月宫仙子的仙姿与情致，永远凝定于绢帛之上。

宋代刘松年所作的《嫦娥月宫图》是一幅绢本设色的团扇作品，尺寸为29cm×29cm，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幅作品构建出了一座“人间化”的月宫，近景为如浪花般翻涌的假山，桂花树枝枝盘曲，枝头金蕊簇拥；中景为白玉栏杆环绕的月宫建筑，歇山顶与十字脊顶的屋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远景则以层层叠叠的白云勾勒出天界的缥缈。画面中央，嫦娥螭首蛾眉，云髻高绾，手持麝尾，正望向身旁的白兔，白兔两耳竖立，似欲跃起相随。刘松年是南宋宫廷画家，他以细腻的笔法，将道教仙山与皇家宫殿的元素融为一体，白玉栏杆的冷冽质感与桂花树的生机勃勃形成对比，白兔的灵动又为清冷的月宫注入一缕烟火温度。这种“仙境人间化”的处理，暗合宋代文人“以俗入雅”的审美追求。

元代佚名画作《嫦娥望月图》，尺寸为25.5cm×26.1cm，现收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这幅作品展现了“女冠抚松”的场景，将嫦娥塑造成一位隐居的女道士。画面中，虬曲的老松盘根错节，桂花枝从石畔斜出，夜空中祥云缭绕，一轮明月高悬。身着道袍的嫦娥立于高丘之上，头戴道冠，双手交叠于袖中，仰首望向明月，神情淡泊，已有超然物外之姿。画家以商琦一脉的青绿山水技法勾勒山石，人物线条则借鉴了文人画的写意笔法。与宋代工笔重彩的华丽不同，此作通过淡雅的设色与简洁的构图，营造出“月出惊山鸟”的空灵意境。

还有一幅元代佚名画作《香月潮音图》，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这幅24.1cm×26.1cm的纨扇画以“仕女倚梅”为表现意象，画中女子身着宽袖长裙，立于梅树之下，衣带随风飘拂，目光凝视远方的水面。背景中，梅枝虬曲如龙，水面泛起清光，夜空中明月隐现。清朝乾隆皇帝曾为此画题诗：“春江满月即潮平，视若无形听有声。人似嫦娥倚梅树，默然对以认三生。”画家以没骨法渲染梅枝，用淡墨勾勒仕女轮廓，通过展现人物衣纹的流畅线条与面部的含蓄表情，传递出“物我两忘”的禅意。与前两幅作品明确指向嫦娥不同，此作通过乾隆题诗的“点睛”，将仕女与嫦娥的意象重叠，赋予画面更深层的哲学思考。

三幅作品跨越宋元两代，却共同呈现出嫦娥形象的演变轨迹：刘松年笔下的嫦娥是宫廷美学的化身，她的月宫是人间秩序的延伸；元代佚名画作《嫦娥望月图》中的嫦娥是隐逸文化的象征，她的望月是文人精神的投射；《香月潮音图》中的仕女（嫦娥）则是禅宗思想的载体，她的凝思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这种演变背后，是画家对“仙”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义。从宋代“以仙饰人”到元代“以人释仙”，嫦娥逐渐褪去神性光环，成为承载文人情感与哲思的媒介。而中秋节的传统内涵，亦与此一脉相承——古人通过祭月、赏月、吃月饼等习俗，既表达对自然的敬爱，亦寄托对团圆的渴望。正如宋徽宗在《闰中秋月诗帖》中所书——“桂影中秋特地圆，况当余闰魄浑鲜”，月之圆满与人间团圆形成互文之妙，而古画中的嫦娥，则是这一文化基因的艺木具象。

当玉盘般的明月再度悬于中天，洒下银辉笼罩人间，那些沉睡于古画中的嫦娥，仿佛也在月光中苏醒。刘松年笔下的嫦娥，带着月宫的华贵与温馨，让我们明白团圆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幻，而是藏于生活细微处的温暖；元代佚名画作中的望月嫦娥，则以隐逸之姿告诉我们，即便尘世喧嚣，亦可在此寻得内心的宁静与超脱；而《香月潮音图》里倚梅凝思的“嫦娥”，则引领我们思索生命的轮回与永恒。

中秋佳节，我们仰望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就如同穿越时空，与古画中的嫦娥对视。祭月、赏月、分尝月饼——这些传承千年的习俗，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顺应，更是对团圆、美好、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古画里的嫦娥，是艺术家笔下定格的一瞬间，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永不磨灭的向往，对精神自由永恒的追求。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圆之夜，不妨再度欣赏古画，在嫦娥的仙姿里，找寻属于我们自己的团圆答案与生命感悟。也让那画中的嫦娥，永远在我们心中绽放着独特的艺术光华与文化辉韵。

中秋佳节望明月 墨痕留韵绘仙姿

魏益君